陌上花开

路边青株丛　摄影 / 赵宏



撰文・摄影
张叔勇





左：路边青种子　摄影 / 周繇　　右：路边青植株　摄影 / 周繇

● 盛夏野花 路边青

当几年前第一次在野外看到路边青的时候，还是小小地惊喜了一下。当时是在湖北利川的一个保护区做暑期生物多样性调查，到达当天，抑制不住对山野的渴望，放下背囊我们就在管理站附近晃悠。很快我就在路边发现一株株30厘米左右高开着小黄花的植物，后来又陆续看到了这种植物的几个小种群，只是高矮略有差异，最高的接近1米。这种植物虽然也是开着小黄花，顶生的花朵却比小毛茛之类要大一些，直径有1.5~2厘米；橘黄色的花瓣5裂，花蕊橘黄至橙红色，围绕中间淡绿色的聚合果而簇生，算是一种特点鲜明的野花了，非常好辨认。更兼成熟一些的聚合果呈卵球型，像极了青涩期的杨梅，这便是有着“水杨梅”之称的“路边青”了。后来，我又在湖北省内更多山区多次见到路边青，才意识到这确实是一种如文献所说分布很广的野花，多在盛夏开放，但花期可从7月一直到10月。

路边青（*Geum allepicum*）是蔷薇科路边青属的属长，这个属全球有70种左右，中国只有3种，路边青之外，尚有日本路边青（*G. japonicum*）和紫萼路边青（*G. rivale*），其中日本路边青还有一个变种柔毛路边青。柔毛路边青与路边青在我国分布都很广，可根据花托上的柔毛及其他特征予以区别：柔毛路边青花托上的柔毛为黄色，长2~3毫米；路边青花托上的柔毛则为白色，长度在1毫米以内。在欧美花卉市场上，有一种路边青属的山地路边青（*G. chiloense*）很受欢迎，目前还培育有不少这种路边青的栽培品种，诸如*Lady Stratheden*、*Red Dragon*、*Prince of Orange*等等。

路边青的黄色小花　摄影 / 张叔勇



路边青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有一名多物的情况，如马鞭草科的大青，也曾经被称之为路边青。好在两者形态特征差别较大，实物并不太容易混淆。一物多名的情况在路边青身上就更为常见了，常见的就有水杨梅、五气朝阳草、追风七、见肿消、追风草、乌金丹、蓝布正等等。水杨梅一名，最早见于明代的炼丹奇书《庚辛玉册》，书中称之为地椒，又名水杨梅，“苗叶似菊花，茎端开黄花”。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引用此说，从所描述的形态特征来看，确实和现今所说的蔷薇科路边青相符。只是地椒歧义也很多，往上溯源甚是不易，宋代有些典籍中的地椒就更像是唇形科的植物。蓝布正一名，应当来自于路边青可以提取靛蓝染料用于染布一说。中医主要用来治疗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头晕、小儿惊风、尿道炎等疾病，日本民间医药也有类似使用日本路边青作为利尿药的用法。在藏药中，路边青被称之为“色尔玛”，据称有抗菌消炎之功效，也有去乏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广西壮族每年农历四月的浴佛节，也会采集路边青等草药煎汤沐浴，也有消毒解乏之用。

根据文献记载，路边青在食疗文化中颇有用武之地。比如路边青可以和鸡肉或羊、牛肉等一起炖汤食用，不仅可以防治高血压、高脂血症、高血糖、肥胖等导致的头痛头晕，还有缓解人体困倦、虚弱无力的作用。我本人就曾经在某地的山庄中吃过蓝布正猪蹄，略带药香，味道也不错的，很有特色。广东英德等地也有习俗在春天三月三采集路边青等植物的叶子，和米粉混合做成粿子食用，据说能去百病。这些食疗的方子，有兴趣的不妨在医师指导下予以尝试。

左：扯根菜的果实　摄影 / 周繇　　右：扯根菜幼嫩的植株　摄影 / 周繇





• 昔日诸葛芸香草 今朝赶黄扯根菜

2017年暑假的一大博物收获就是在鄂西北拍到了传说中的扯根菜。发现扯根菜的那条山路在山腰，海拔600多米，前后走了几次，都只发现了一个小种群，5株左右，生长在一个水沟边。难得恰好赶上花开时节，本想用微距好好记录一下，只是拍摄的时候，隔着一条水沟，距离较远，踩踏也不实在，加上有点小风，等了好久好不容易才算是勉强拍清楚。

说起来，扯根菜分布甚广，广布于中国东南以外的20多个省市自治区，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朝鲜乃至越南等国亦有分布。但是如此广布的一种植物，最早明确的历史记载却仅见于明代的《救荒本草》卷二，其本草考证看来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同样来自于明代的《三国演义》，虽是文学著作，却也提供了很好的考证思路。在《三国演义》第八十九回“武乡侯四番用计南蛮王五次遭擒”的章节中，罗贯中写到，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深入瘴疫之乡，其中一方哑泉，更是让不少官兵中招而口不能言。幸亏在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庙前，得山神老叟指点，在孟获之兄孟节的帮助下，官兵们饮用安乐泉解毒，并口含“薤叶芸香”一叶，得以穿越不毛之地，顺利五擒孟获。

《三国演义》中的哑泉并非罗贯中先生无中生有，四川保山境内古官道旁至今仍然有哑泉一方，此地倒也与昔日七擒孟获之地相近，那么“薤叶芸香”也极有可能是确有其物。据分析，《三国演义》中的“薤叶芸香”，很可能就是当地苗族人所说的“赶黄草”，也就是扯根菜，其

扯根菜的花序　摄影 / 张叔勇



中尤以产于四川古蔺乌蒙山林区的较为知名。

《救荒本草》中对扯根菜的形态有着比较详细的描述：诸如叶微窄小，色颇绿；开碎瓣小青白花；结小花蒴似蒺藜样。这些主要特征均与现在的扯根菜较为相符，略有出入的是植株高度，书中说苗高一尺许，实际上扯根菜高可至80厘米，也就是2~3尺的样子。考虑到救荒时节，食用的多是鲜嫩的幼苗，苗高一尺许时倒也正好。

扯根菜的分类也是值得一说的一个话题。扯根菜原本划分在虎耳草科，后来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系统分类学研究，新设立了一个单列的扯根菜科，下设扯根菜属（*Penthorum*），这个属仅有2种，除了中国扯根菜（*P. chinense*）外，尚有来自北美洲的扯根菜（*P. sedoides*）。作为分类地位较为特殊的物种，相关的比较分子生物学研究应该是颇有前景的一个发展方向。

历史上扯根菜于苗族人而言，其实是一种治疗黄疸型肝炎的良药。当地人也常常用来作为茶饮，据说还可以用来解酒，减低饮酒对肝脏的损害。扯根菜对于乙肝病毒的抗性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目前有几篇文献报道了相关研究，但是其有效性、活性成分、机理等诸方面的研究都刚刚起步，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白英紫色的花　摄影 / 张叔勇



上：白英青色的未熟果实　摄影 / 李光敏　　下：白英的花枝　摄影 / 张叔勇





• 白露生秋风
白英望冬红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森林公园中散步，看到路边有一种植物结的红色小果子在逆光下熠熠生辉，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起初以为是接骨草的果实，但是逆光下，植物的茎和叶子上面的白色茸毛清晰可见。这可不是接骨草所具有的特征。拍下来回来后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这种植物是茄科茄属的白英(*Solanum lyratum*)，也叫白毛藤。此后阴差阳错，一直没有见过白英的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甚至在澳大利亚见到素馨叶白英的时候，我还在想，白英的花，会不会也是这样洁白呢?

前几天在野外采样，在一家农户门前的桃树上，见到一种开着小紫花的藤本植物。花型看起来像是茄科植物的花，再看看茎和叶子上面的白色茸毛，以及一些貌似小提琴的叶子，不由地感慨起来，八成是终于见到了念叨已久的白英花了。国内有一种很像白英的茄科茄属植物叫作千年不烂心（*S. dulcamara*），叶子和白英比，分裂更多。

的确，白英的花、果、茎、叶都很有特点，不难辨认，这些特点也赋予了白英很多的别名。比如，白英的茎和叶子上面长有白毛，所以也叫白毛藤；白英的果实生青熟红，在秋冬之际成熟，所以也叫毛藤果、望冬红。

白英的有些别名，则是根据其习性和功能来定的。《神农本草经》说白英出自山谷，所以也叫谷菜；排风藤、排风草等名，应该和它可以治疗风湿关节痛有关。白英还有个名字叫作酸尖菜，据说是得名于“白英有毛而酸，贫者食之”。

白英的药用价值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历史上所记述的功效比较多，比较传统的

上：白英成熟后的红色果实　摄影 / 张叔勇　　下：中药排风藤为植物白英的全草　供图 / 杨兴斌　FOTOE



用途包括抗风疹过敏、治疗风湿、护肝等等，现代的一些药理学实验也部分证实了白英的这些抑菌抗炎方面的用途还是有其物质基础的。白英的抗癌效应近些年以来也颇受重视，不过尽管相关研究论文很多，甚至涉及细胞凋亡及信号通路，但其机制尚未如羟基喜树碱那么清楚，应谨慎关注其应用前景。此外，白英很有意思的一个用法是陶弘景所述：叶作羹饮，甚疗劳，这倒是有望利用白英在亚健康领域尝试一条新路。

茄科植物很多都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白英也是如此。不仅花好看，秋冬季的果实也很喜庆，期待在将来的园林开发中，能够见到更多的像白英这类本土植物的身影。



《本草品汇精要》中的王瓜　供图 / 缘紫舞　FOTOE



上：王瓜红色的成熟果实　摄影 / 张叔勇　下：王瓜青色的未成熟果实　摄影 / 张叔勇





• 王瓜小记

2017年暑假，我在鄂西北山区采集溪蟹类样品，顺便拍摄了一些感兴趣的动植物，其中便有王瓜。几年前只是匆匆拍得几张结果的图片，早就惦记着想补充的一些开花的资料图片，这次算是终于得偿所愿。

平时和身边的朋友聊起葫芦科的植物，大家都只知道南瓜、西瓜、黄瓜、苦瓜、丝瓜、葫芦之类，却很少有人知道王瓜这种植物。而真正置身于湖北本地的山野中，发现王瓜的出现频率还是很高的，确实如古人所谓处处有之。大概是这种植物现在没有太多食用药用价值，花朵也不算艳丽，所以被人们给忽略了吧。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王瓜一名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最早关于王瓜的记载始见于《神农本草经》，称其为性苦寒，一名土瓜；二十四节气中，立夏时也有三候王瓜生一说。只是王瓜的别名颇多，后世几经流传，误用混用的情况也很常见，甚至有将黄瓜也称为王瓜的，可谓是谬之远矣。在宋朝的《图经本草》中，关于王瓜的记述颇为详尽：“四月王瓜生，即此也。叶似栝蒌，圆无叉缺，有刺如毛。五月开黄花；花下结子如弹丸，生青熟赤。”唐朝的《唐本草注》及明代的《本草纲目》中也有类似的陈述。从《图经本草》诸文所描述的叶子的形状以及花的颜色等特征来看，当时所说的王瓜实际上指的是葫芦科的赤瓟属植物（*Thladiantha* sp.），而非现在葫芦科栝楼属的王瓜（*Trichosanthes cucumeroides*）。后者通常开白花，叶子有分裂，古时候均归于栝楼一类，古称“预知子”。至于王瓜中的王字是何来历，李时珍也说王字不知是何意。古籍中与此有关的亦有天瓜、土瓜和王瓜三种，具体是哪种指代，留待方家继续考

王瓜黄色的花　摄影 / 张叔勇



证吧。

王瓜可以入药，《神农本草经》称其“主消渴内痹瘀血，月闭，寒热，酸疼，益气，俞聋”。只是与栝楼属植物相比，王瓜入药的名气要小了很多，现在仅在辽宁、宁夏等地仍有记载使用。作为葫芦科的植物，王瓜的果实和叶子也是可以吃的，《尔雅》中谓之为“蒠菜”。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王瓜的叶子可以“蒸为茹，滑美，亦可作羹”，茹字在此处可理解为叶菜。

拍摄这组照片的时候，远远望见两位年长的山民走过来，于是我便向两位老人请教这种植物的名字。没想到其中一位老人居然对这种植物颇为了解，他特地向我介绍说，这种植物当地叫“老鸹枕（音）”，果实可以吃，但是不好吃，不过也不闹人（毒人）。根据古籍记载，王瓜有很多别名，在宋朝的《图经本草》中就有老鸹瓜一名，据说是因乌鸦喜欢吃这一类植物而得名。老鸹枕应该也是类似的说法，只是没有在典籍中出现过。没想到这种数千年以来的文化传承居然就在这一刻被自己切实体会到了，一时间我对此感到颇为震撼。我拍摄赤飚时的地理位置属于神农架一脉，也算是神农当年尝百草所在地。看到眼前这些平凡的植物，很有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的感觉。

这一段山路上没有树荫遮挡，骄阳下有些晒人，我没好意思让老人多讲。看着两位老人结伴消失在蜿蜒的山路尽头，我不禁感慨万千。这种看似不起眼的乡土文化传承，随着农村人口进城热潮的延续，恐怕很快就会日渐消亡了。

风轮菜绘图 供图 / 钟江新 黄珂展 王秀娜 FOTOE



上：风轮菜的轮伞花序 摄影 / 张叔勇 下：风轮菜的幼嫩植株 摄影 / 周繇





• 貌不惊人风轮菜 治病救命断血刘

夏日炎炎，在外游玩的时候常常会躲到树下纳一会儿凉。舒缓情绪的时候，不妨低下头看看，身边那些貌不惊人的野草中或许就有不少是值得你认识的植物。

风轮菜就是这样的一类植物。风轮菜是唇形科下的一个属，全球约有20种，中国有11种，属长就是风轮菜（*Clinopodium chinense* (Benth.) O. Kuntze）。从它的拉丁名来看，应该是德国植物学家孔采（Carl Ernst Otto Kuntze）在1874—1876年之间在中国采集到的。风轮菜广泛分布于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日本也有分布。这个属的邻近风轮菜也是孔采在中国采集并命名的。此外，国内常见的风轮菜属植物还有灯笼草和细风轮菜。武汉周边以风轮菜和细风轮菜较为常见，区别在于细风轮菜的花期较风轮菜略晚一些，植株也低矮一些，一般不过30厘米，风轮菜高者则可达1米左右。

国人对于风轮菜的认识也很早。明代的《救荒本草》中有明确记载：“生密县山野中，苗高二尺余，方茎四楞，色淡绿微白，叶似荏子叶而小，又似威灵仙叶微宽，边有锯齿叉，两叶对生，而叶节间又生子叶，极小，四叶相攒对生，开淡粉红花，其叶味苦。”文中记载了风轮菜的生长环境、株高及茎叶花等几个特点，尤其对叶子著述甚细，反倒是对它的轮伞花序着墨很少。这倒好理解，一方面，风轮菜小花的直径不过2毫米左右，即便是在花期也不太显眼；另一方面，《救荒本草》描述风轮菜的叶子，是因为风轮菜的叶子是可以用来充饥的。尽管其叶味苦，《救荒本草》记载说：“采叶煠熟，水浸去邪味，淘洗净，油盐调食。”我没有尝试过，不确定是否好吃不好吃。不过朱棣时代看来很不喜欢风轮菜叶子的味道，并称为有“邪味”，推测这应当是唇形科植物特别的芳香气味所致。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使用风轮菜作为香草的历史记载，看来和薄荷、紫苏、罗勒相比，在芳香物质组成上差别较大。不

风轮菜浅紫色的小花　摄影 / 张叔勇



过既然也有“香薄荷”之称，风轮菜作为香草应该也是可以尝试的一个选择。欧洲的饮食习惯中常常使用一种叫作欧洲风轮菜（*Satureja monatana*）的香草植物，也叫山地风轮菜或者冬风轮菜。其实它是香薄荷属的植物，在一些中文宣传资料中常常见到将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需要加以注意。在法布尔的《昆虫记》中，有一篇名为“旺杜峰”，其中关于山地风轮菜用作香草的描述，颇为生动，有兴趣的不妨找来看看。

中国古时对风轮菜之类唇形科植物的认识有些宽泛，根据它们的轮伞花序层层叠叠犹如高塔的样子，有些文献常常把风轮菜和罗勒等植物混在一起都称之为“九层塔”。根据花序的特点，风轮菜也有“九塔草”“节节草”“红九塔花”等别名。此外，风轮菜也有“野凉粉草”“野凉粉藤”等别名，看来是可以制作凉粉的，只是现在已经没有听说过何地还有这样的食用方法了。

《救荒本草》中没有提到风轮菜的药用价值，但在近代，风轮菜的很多药用价值却被挖掘出来，尤其是在止血方面。目前，市场上有一味叫作断血刘的中药，主要成分就是来自于风轮菜属的灯笼草或风轮菜。有实验表明，风轮菜的乙醇提取物对血管有明显的收缩作用，并促进血小板聚集，可加速凝血过程，在中医临床上常常用于妇科止血。此外，断血刘在抗菌消炎及紫癜等疾病的治疗中也有很好的疗效，其有效成分据分析可能为木犀草素、皂苷等。断血刘的发现倒是颇具传奇。据传在清朝光绪年间，一位叫作刘西堂的医生，巧遇龟蛇大战，后见到受伤的乌龟居然会自己找草药吃止血，几经探索之后，终于研制出这味止血奇药，并结合自己的姓氏将其命名为“断血刘”。新中国成立后刘西堂的后代们献出配方，自此开始工业化生产，并载入中国药典，现在被列为十大皖药之一。

扁担杆的聚伞花序　摄影 / 张叔勇



上：扁担杆鲜艳的红彤彤果实　摄影 / 徐克学

下：扁担杆的花白色，花蕊黄色　摄影 / 张叔勇





● 扁担杆

大约是七八年以前的一个初夏，我在武汉杨桥湖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观察小鸦鹊。相机记录到小鸦鹊飞离时，脚下那片灌木丛开着淡淡的小黄花，竟然也非常秀美。因为隔着一条宽阔的水沟，当时没有靠近观察，不太确定这种灌木究竟是什么，但是那片开着小黄花的灌木丛在风中摇曳的身影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直到2017年初夏，我在龟山散步时再次遇到这种记忆中困惑已久的植物时，才确定自己当初遇到的原来是一种叫作扁担杆的多年生小灌木。

扁担杆的花期在6—7月，这次龟山上碰到时正好赶上花期，得以仔细观察并拍摄了它的花序。扁担杆的花序为典型的聚伞花序，顶生或者腋生，花蕊呈淡黄色，乳白色的花瓣5枚。花很小，直径不过2厘米左右，远看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开着淡黄色的小花。

仔细观察了没有开花的花苞和与花序对生的狭菱形的叶子，平时一些零散的记忆也被慢慢唤醒。原来扁担杆这种植物在武汉还是很常见的，龟山之外，森林公园等地也有不少，只是非花期的植物不是太好区分罢了。在同一个季节的龟山上，扁担杆的植株有仅有几十厘米高的，柔弱得像是草本植物；也有1米多高的小灌木，偶尔还可以看到3米多高的小乔木。

扁担杆属椴树科，这个科的植物以纤维含量高而著称，如田麻便是造纸及人造棉的好原料，扁担杆除去外皮的茎秆也可以用来编织。纤维含量高，韧性便好，不容易断裂，所以扁担杆属的植物用来做弓箭是很好的选择。但此前我一直很疑惑，扁担杆顾名思义，应该是做扁担的好材料，但所见皆为灌木，既不够长也不够粗，怎么能够做扁担呢？这次看到乔木状的高大植株

扁担杆橙红色的果实能在植株上留数月之久　摄影 / 周洪义



心中方才释疑。在南方等地，扁担杆属植物也通常被称为捕鱼木，我没查到来历，分析大约是用来编织鱼篓，或是用作鱼叉的长柄。扁担杆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叫作羿先，不知道这名字和后羿有没有什么关系，若是想到这种植物可用来做弓箭，倒也不是无稽之谈。

扁担杆属的植物全球约150种，主要分布于东半球，非洲也有，著名的水莲木就是其中一种，我国大约有30种。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曾有使用扁担杆属植物作为民间草药的历史。在我国传统中医药应用中也是源远流长，只是历史上扁担杆有过不少别名，考证起来比较困难。如扁担杆在《救荒本草》中被称为孩儿拳头，药用却又归于木部荚蒾。现在孩儿拳头仍然是扁担杆在中医药行业的通用名，具有健脾益气、祛风除湿、固精止带之功效，可用来治疗小儿蛔虫病等。江西等民间也曾用扁担杆来治疗皮肤脓疱疮等细菌感染，其体外抑菌作用已经被现代的药理学实验所证明。

扁担杆的花好看，橙红色的果实直径1厘米左右，也很耐看，而且留存时间长达数月，是很好的观果树种。另外据《救荒本草》记载说，救饥采子红熟者食之，又煮枝汁少加米作粥甚美。更早一些唐代的《新修本草》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没想到扁担杆还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若是确实如上述文献所说，扁担杆今后在饮料行业中或许也有很好的开发应用前景。

《本草品汇精要》中的青葙子　供图 / 王世昌　FOTOE



山野里的青葙　摄影 / 吴棣飞



• 青葙

农历七月的盛夏，山野小溪边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叫青葙的草本植物。青葙算是生命力顽强的一种植物，长势好的地方，青葙高可达1米左右。青葙会三三两两散布于河边杂草丛中，常常与胡麻、益母草、艾蒿相伴而生，有时也会成小片生长。这种习性或者与青葙的得名有关，据李时珍说：青葙名义未详，胡麻叶亦名青蘘，此草又多生于胡麻地中，与之同名，岂以其相似而然耶？

青葙顶生的修长的穗状花序很惹眼，淡淡的粉紫色从花序顶端自然过渡到下部的纯白色，在荒山野地的氛围中很有些清雅脱俗的感觉，加上青葙这名字也够雅致，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很是贴切。也有人叫它为野鸡冠花，这名字显然就黯然失色了。可惜的是，青葙虽美，但是大多数蝴蝶并不太偏爱这种花，我只观察到一些颜色黯淡的弄蝶喜欢来拜访它，大约是香气不够的原因。

在城市中，现在不太容易见到青葙。公园、小区中，栽培的鸡冠花倒是很多，其实青葙用作花镜、鲜切花和干花都很好，市场价值明显是被忽略了，今后开发的潜力很大。要说分类的话，鸡冠花和青葙的花型看起来差异很大，却是苋科青葙属的同种植物，青葙的拉丁学名是*Celosia argentea*，鸡冠花的拉丁学名是*C. argentea* var. *Cristata*，也就是说，鸡冠花实际上是青葙的栽培品种。

苋科植物中，千日红属、莲子草属、牛膝属的植物也是著名的观赏植物，大家熟知的要算是苋属“羹惟野苋红”的苋菜了。其实青葙也是可以吃的，《本草纲目》说：青葙，生田野间，嫩苗似苋，可食。青葙在中医药典籍中记述颇多，《神农本草经》称可用来杀三虫治疗皮肤病。青葙又有草决明之称，用的是青葙子，据称有养阴明目之功。据《三国志·魏书十一》记载，早在魏晋时代，有一位通晓星历、风角、鸟情的青牛先生，就常常食用青葙芫华。中医的汤头歌中，石斛夜光丸中就含有青葙草决犀羚角，只是现在

上：青葙圆柱状的穗状花序　摄影 / 张叔勇　　下：青葙开着花的植株　摄影 / 刘翔





犀羚角不能用了，这味药估计是要废了。

历史上，青葙曾一度被称为“后庭花”。据称南朝陈后主见后庭中青葙亭亭玉立，将它比作宠妃张丽华，并作有词牌“玉树后庭花”。陈后主因沉迷于音律酒色不理国事而致亡国。两百年后，杜牧作了一首流传千古的《泊秦淮》，其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痛斥时人不顾国家安危沉迷于靡靡之音的风气。青葙自此也被称为“亡国花”，渐渐被冷落。宋朝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吴蜀鸡冠花有一种小者，高不过五六寸，世目曰后庭花。虽说此吴蜀鸡冠花植株低矮，并非我们所常见的青葙，但是追根溯源来讲，估计还是青葙的一变种或栽培种。历史上将青葙称之为后庭花也并不算错，只是青葙何罪，要替陈后主担上亡国这一罪名，殊为可叹。

在我的印象中，青葙本是一种颇有些剑气的植物，那高挑的花穗，何尝不像一柄刺向天空的利剑！

佩兰　摄影 / 李光敏



上：入药的佩兰　供图 / 许旭芒　FOTOE　　下：泽兰　摄影 / 张叔勇





● 楚骚之兰今何在 佩兰方为王者香

八月的荆山之中，依然充满了野性之美。满山粉紫色的牡荆、林下深红的湖北银莲花，都是这个时节的代表性物种。偶尔，山沟边的草坡上，也会有一些开着素雅小白花的白头婆和佩兰，伴随着各种蝴蝶的身影，悄悄进入我的视野。

白头婆(*Eupatorium japonicum*)和佩兰(*E. fortunei*)都是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通常也称白头婆为泽兰。这个时节，它们是蝴蝶们访花时的最爱。我守在一片开得比较茂盛的花丛边，陆续看到了不少蝴蝶，其中有一些是平时在城市中不太常见的蝶种，如绿豹蛱蝶、斑豹盛蛱蝶、白带褐蚬蝶、半黄绿弄蝶、大伞弄蝶、大襟弄蝶、透斑赭弄蝶等等。也许，是这种小花的芳香特别吸引蝴蝶？菊科植物有香气倒是并不奇怪。我轻轻地嗅了一下花的气味，确实有一种淡雅的清香，于若有若无之间，渐渐沁入心脾，颇有清神醒脑之感。

把思绪放飞到楚国时代，也是在这片荆楚大地上，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意思是身披江离和素雅的白芷这样的香草，还编结秋兰作为佩带。孔夫子当年赞为“王者香”的，也当为佩兰，子并作“猗兰操”曰：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注解道：蔺(jiān)，即兰，香草也，楚辞曰“纫秋兰”，子曰“兰当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茎叶似药草泽兰。陆玑这里提出了两个名词，作为香草的兰和作为药草的泽兰。

历史上，尤其是对于唐代以前典籍中“兰”字的理解，其实颇有出入。屈原在《离骚》中的不少地方提到了兰，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佩兰　摄影 / 张叔勇



又树蕙之百亩。这里便指出了兰与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其中的兰，喜欢生在水边，所以用了“滋”字，蕙当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兰科的兰草蕙兰。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的兰，据“楚辞补注”和“汉书注”所注，“兰，即今泽兰也”，将其统称为泽兰，看起来过于宽泛了点。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其分为大泽兰和小泽兰，究其形态，作为香草的大泽兰当为现在我们所说的佩兰（*E. fortunei*），属菊科泽兰属，作为药草的小泽兰当为唇形科的地瓜儿苗或曰地笋（*Lycops lucidus*）。算上现在我们所说的兰科植物，古籍中的“兰”字可以归入现代分类中三个不同的科 中。

作为香草的佩兰，在《神农本草经》中已有陈述，名之为兰草，并列为上品。佩兰藏于书中可防书虫白鱼，放在粉中也可以用于衣服的防虫，还可煎水用于沐浴。据《荆楚岁时记》，每年五月五日，是当时的浴兰节，指的是沐浴兰汤。从李时珍的记载来看，古时已经有提取佩兰香精的用法了。可惜的是，现在的市场上反而很少听说使用佩兰作为日常香料，这一充满楚国文化特色的香草，在文化传承中已然悄然流失了。

记得有位哲人说，身处泥泞，要看满山花开。徜徉在这开满鲜花的山间小道，感受着离骚楚辞中的文化情怀，是啊，若心有高洁志有高远，又何愁天涯何处无芳草呢。

算盘子植株的绘图　供图 / 许旭芒　FOTOE



上：算盘子黄色的小花　摄影 / 刘军　　下：算盘子长圆形的叶子　摄影 / 张金龙





● 算盘子·威尔逊

周末在森林公园闲逛，无意中发现了几株灌木状的算盘子，因为记得以前在武汉拍过，今天天气不好，也就没有再拍。回家翻了一下自己的图鉴库，才发现以前拍过的多数并不太好，叶、花、果的记录并不全面。这段时间正在花期，看来还要找机会去补拍。翻了几张发到博物群，没想到认识的人居然很多，很多人都想起来小时候曾经遇见过这种植物，甚至能准确地叫出名字来。

算盘子果实的外观确实够有特点，形状、大小和算盘上面的珠子差不多。果实最初是淡青色的，成熟以后逐渐呈现出鲜艳的大红色。用手一捏，里面象牙色的果籽便会一粒粒滚出来。这种场景，居然出现在很多人的儿时记忆中，确实有点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本想，这种东西，虽然叫作野南瓜，其实并不好吃，甚至是有点小毒，作为超级吃货的小伙伴们估计多半不会记得的。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曾经反复告诫过我们算盘子尽量不要吃的，后来也确实看过有篇文献说，曾经有人用算盘子炖牛肉吃，结果差点眼睛失明。广东客家菜中倒是有一道名菜叫作算盘子，不过，那只是用蒸熟的芋头和茨粉做成的形状类似于算盘子的一道素菜而已。看来算盘子可以算是大自然赐予大家小时候的一个天然玩具而非开胃的水果。

只是在讨论果实上的绒毛的时候，大家的记忆出现了一些偏差，有些人记得表面是有绒毛的，而另外几位则认为是光滑的。我想，这大概和算盘子的不同种类有些关系吧。

算盘子属（*Glochidion*）原本是大戟科旗下的一个属，现在已经划在叶下珠科了。这种果实在枝条一侧整齐排列的特点，倒是很符合这个科的属性。算盘子的叶互生。花腋生，雄花花

算盘子红色的果实神似算盘子　摄影 / 张叔勇



梗明显长于雌花。雌花常常聚集生长在枝条的上部，而雄花则一般在下部。只是算盘子的花很小，直径不过2毫米，颜色也是不起眼的淡绿色，容易被视而不见。

算盘子属下面具体各个种的分类现在还有不少分歧。武汉这边最常见的，是作为属长的算盘子（*Glochidion puberum*）；而在鄂西北，则还分布着湖北算盘子（*G. wilsonii* Hutch.），湖北算盘子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叶果表面比较光滑而不具绒毛。

说起湖北算盘子，倒是有个故事可讲。看这个物种的拉丁名，应该可以猜出来与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有关。没错，湖北算盘子的模式标本就是威尔逊1907年5月在湖北西部的一处海拔2000米的山地上采集的。威尔逊在湖北西部收获满满，发现了不少著名的植物，比如猕猴桃、珙桐都是在湖北宜昌等地采集到，此后才为世人所知，没想到湖北算盘子也是其中一个。

算盘子在中国有据可考的出处则来自于清朝的《植物名实图考》。考虑到这种植物有数十种别名，诸如“野南瓜”“山馒头”“地金瓜”等等，具体的本草考证工作可能会异常艰辛。毕竟，算盘的出现不过2600年的历史，而在此之前，人类究竟怎么称谓这种植物，其中沿革，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有研究表明，叶下珠属下面的几种植物是有一定抗病毒作用的，而作为同科的算盘子，虽然具有清热、利湿、行气、活血、解毒消肿之功效，在中医药历史上曾经被用来治疗痢疾、疟疾等疾病，也可用于治疗感冒高热，但是尚未见相关抗病毒研究，值得关注。

开着白花的夏至草　摄影 / 李光敏



上：夏至草灌丛　摄影 / 薛凯　下：夏至草的轮伞花序　摄影 / 张叔勇





● 夏至草

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可是由来已久，古已有之，甚至有“夏至节”祭祀地神一说。而夏至草一名，却是得来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据考证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叫作夏纬瑛的先生在《陕西中草药》中首先采用了“夏至草”一名，盖因此草在夏至前后会枯死，此特点与夏枯草相同，为做区分，故名之为“夏至草”。老先生估计是不知道中国唐朝《救荒本草》中是将这种草叫作“郁臭草”的，不过“夏至草”叫起来倒也名头响亮，现在大家索性将错就错了。要说这名字有什么不好的话，那就是容易被人当成是在夏至前后开花的植物。实际上，夏至草花期在3—5月，6月夏至日前后已经枯萎而死了，所以采收夏至草作为中草药需在夏至日前。

更早的出处来自《诗经》，其中有一篇名为“中谷有蓷”。据考证《诗经》中“蓷”和“藿”都指的是益母草，“蓷”开白花，“藿”开红花，“蓷”当是白花益母草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夏至草。

从现代的分类来看，益母草和夏至草则分属于唇形科不同的属。夏至草属除了夏至草外，我国尚有黄花夏至草和开紫花的毛穗夏至草两个种，只是分布区偏于新疆一带。益母草属下则有近20个种，我国就有12种，其中錾菜也开白花，只是錾菜植株比夏至草要高大许多，高可达1米以上，夏至草则不过30~40厘米。

其实夏至草也有开粉花的，区分益母草和夏至草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看叶子：两者的叶子都有掌状三裂的形态，但益母草靠近顶端的叶子会变成狭长的披针形。益母草花期也较夏至草要晚，通常在6—9月。益母草之外，同是唇形科的野芝麻也开白花，而且也是在春天开花，也

匍匐在地面的夏至草　摄影 / 刘冰



要注意加以区分，野芝麻的叶子是卵圆形的。

《救荒本草》中关于“郁臭苗”一条是这么描述的：“本草莃蔚子是也，一名益母……叶似荏子叶，又似艾叶而薄小，色青，茎方，节节开小白花……”莃蔚子也是古代对夏至草的一个称谓。这里荏子指的是唇形科的白苏，叶子相似自然如此；方形的茎干也是这一类花的特点；节节开放的小白花就是所谓的轮生花序。几个特点都抓得很准确，唯一的不足是没有说明郁臭苗臭在何处。毕竟，唇形科以盛产香料植物著称，薄荷、紫苏、薰衣草、迷迭香等香草都是这个科的。我确实凑上去闻过，感觉到有点奶油或奶酪的香味，并非是臭味，也许是个人喜好不同吧。

《救荒本草》的本旨是说，夏至草是可以吃的：采苗叶煠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煠熟也就是焯水煮一下的意思，看来这是凉拌的做法，加点麻油、盐巴和蒜蓉，估计味道不错。这道菜貌似可以命名为“凉拌夏至草”，有兴趣的明年开春可以试一试，只是不要多吃，毕竟人家是一味中药来着。

益母草是一味十分有名的妇科药，夏至草也叫小益母草，和益母草一样都是妇科良药，但是性状上还是有差异的。夏至草可活血去瘀、调经、降气逆，用于月经不调、血滞经闭等疾病，同时熬膏外敷对跌打损伤等症状亦有疗效。